

一場太陽花學運，成功阻擋國民黨運用多數席次欲強行通過的服貿協議，並促成兩岸協議簽署程序的法制化有機會實現；對兩岸關係造成深遠的影響，也為台灣的政治版圖與結構投下變數。

近幾個月來，無論是中方的涉台智庫，或是華府的相關領域學者，都在問一件事，就是，學運的主要目的是什麼？動機是什麼？亦即這場學運，反對的是「服務貿易協議」、或「兩岸之間的協議」，還是「反對中國」、「反對兩岸互動」？

太陽花學運效應，兩岸關係進入「調整期」

儘管在我們來看，學生的訴求是很清楚的，就是反對違反民主程序，主張重大政策或對外協議必須有建立一個監督與討論的機制。但政黨、個人或媒體提供的訊息或詮釋往往是片段、又各自取向，而閱聽者又基於不同目的而各取所需。

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志懷日前在西寧一場研討會上說，在台灣「太陽花學運」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後，兩岸關係進入「調整期」，所謂「調整」，是包括發展速度和政策的調整，但對台大政方針不會改變，兩岸交流中的「兩岸一家親」、「三中一青」的主線將更加清晰，庶民元素將更加突顯，也將調整「以協議拉動兩岸關係」的發展模式。

看起來，就中國方面，對太陽花學運的定調是，是反對馬政府而非反對中國，反對利益分配不均衡而非反對兩岸經貿發展。至於北京後續將如何調整「以協議拉動兩岸關係」模式，是否意味著將不再急於通過服貿、簽署貨貿，亦或是可能容許服貿內容有修正的空間，值得進一步觀察。

據了解，三月的學運確實是震撼了整個中國的涉台圈子，因為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阻礙」向來就是民進黨，沒想到，突然殺出一股誰也控制不了的龐大勢力，而且這群人在價值、主張、論述以及行為模式上有高度一致性；更有甚者，這股力量在統獨立場上、在經濟發展路線上、在政治操作手法上，可能都較民進黨更為激進，看似在民進黨之外，又增加一大群兩岸關係發展中「難以評估效應」的阻礙。

學運之後，學生「出關播種」，基於各自的理念與訴求而分成不同的組織與團體，採取的路線與對策也不相同。當時的核心成員林飛帆、陳為廷與黃國昌，成立「島國前進」，積極推動連署「廢止烏籠公投法50%投票率限制的公民投票提案」運動。其中黃國昌也與林義雄、林峰正等人合組政團「公民組合」，目標除了讓公民有效監督政治部門、成立平台共同審議公共政策，提出解決方案之外，還將號召優秀候選人參與2016年國會選舉，希望打破目前的政治壟斷。

還有其他學運成員，堅持走社會運動路線，例如「黑鬥不服從」（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」加上「民主鬥陣」），透過辦營隊、廣播節目方式來傳達理念；也有持更為激進主張同時也欲投入2014年底選舉者，例如「基進側翼」的四位成員就爭取參選下屆高雄市議員。

張志軍來台 「理性」與「軟弱」的考驗

這些學生與公民團體的串連與活動，挾著太陽花學運的餘威，究竟會對兩岸關係與國內政治造成什麼效應？

在兩岸關係上，學運所彰顯的幾項重點包括：一，當前的馬政府在決策與作法上不符民主程序、其效應與結果也不合人民的期待（例如兩岸協議不等於生活變好）；二，台灣人民對於兩岸經貿結構失衡造成的問題疑慮加深；三，年輕世代對於中國針對台灣的主權、前途與國際空間上的說法強烈反感，而「台獨」在此也變得更像一種認同而非政治主張；四、兩岸互動的民主、公開原則必須要堅持，對於在野黨的批判強度更甚於執政黨（理由是執政黨不值得期待）。

觀察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事件，民進黨在6月初因為一則「只要不設前提，蔡主席也可和張志軍在民進黨中央會面」的新聞，接下來是陳菊市長與張志軍的閉門會談，再加上對中山大學潑漆事件的處理，引來學生與公民團體的批評，包括陳為廷、林飛帆、賴中強等人就質疑，過去曾率眾上街抗議陳雲林來台的民進黨，這次竟沒有什麼聲音，也沒有強而有力的回應，還自己把門關起來密談，「對民進黨非常失望！」在北京或是華府來看，對於民進黨的理性、克制作法，都是持正面的態度；但不少學生與綠營支持者卻認為是「軟弱」。

另一個事件是「凍結台獨黨綱」。儘管民進黨的立場一直是「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是黨的最大共識」，但幾位黨代表的提案卻引發一場「凍獨」與「台獨」的大戰，許多年輕人認定「民進黨要凍結台獨黨綱」因而發言反對，例如陳為廷在臉書上表示，若民進黨膽敢真的「凍獨」，成為「鴛鴦」在野黨，就要有隨時被取而代之的準備。

短期內限縮民進黨空間 長期來看是兩岸談判籌碼

經過太陽花學運以及張志軍來台事件（以及更早一點的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發言事件），可以確認一點，「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共同來決定」已經是台灣社會的高度共識，而新的「台獨」主張已經成形：認同中華民國就是台灣，堅持國家主權獨立，主張前途由台灣人民來決定。說這是「新」、其實也不算「新」，它是北京口中的「B型台獨」。

過去年輕人不喜歡講「台獨」，認為這是政治語言，不想與政治有所牽扯；但在學運的催化下，它成為一種身份、國族甚至同儕間認同的語彙，甚至是一種時尚（這算是台灣民主化的重大成就之一吧）。在這種趨勢下，「逢中必反」的「台獨黨」內有人要提案凍結台獨黨綱，而年輕人大聲說「我主張台獨」，雖不至於產生時空錯亂之感，這個趨勢以及其媒體效應，短期內確實壓縮了民進黨處理對中政策的空間。尤其是在張志軍訪台後、到7月20日民進黨全代會對「凍獨」提案的處理，許多的發言，同時與北京、藍營、獨派等各方，對民進黨構成某種「夾擊」的效果。

未來，民進黨包括對於「凍獨」提案的處理，以及後續立法院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、服務貿易協議、乃至於貨物貿易協議、以及兩岸互設辦事處等法案的立場與攻防策略，學生與團體都睜大眼睛在「盯著」。而民進黨後續要「積極自信的進行兩岸交流」，其過程與內容，勢必會受到更多的關注與檢視。

但長期來看，學運所彰顯的民主價值、台灣主權獨立等訴求，某種程度上是為台灣在兩岸談判過程製造出更多的籌碼，也拉出更長的戰略縱深。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定調其對台政策將強化對「三中一青」的工作，而這個「青」不只是交流互動，還包括要幫助青年解決就業與生計的問題。

另一方面，在學運之後，作為有機會重返執政的政黨，還是必須回過頭來面對結構性的問題，包括兩岸經貿結構失衡以及台灣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壓力，這些未來都會面臨競爭者的挑戰。例如，林飛帆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，他不贊成台灣跟中國在此時簽署服貿協議，因為其創造的

經濟效益極低。另外，也有一些團體反對全面的自由貿易，包括民進黨所支持的加入TPP、RCEP。

民進黨的「公民路線」仍需處理結構問題

同時，外界也會質疑，台灣人民是反自由化（貿易協議）、還是反對與中國經貿往來（開放市場）？若是反自由化，那麼如何去爭取加入TPP？若不願意加深與中國經貿關係，則未來兩岸關係將朝向何種方向發展（照北京的說法，是「倒退」）？民進黨是否能夠承受其後座力？這些質疑或反對，民進黨必須要有具體的論述、主張甚至解答，才能化解壓力。

學運一役讓國際社會再次重溫民進黨「反商」的刻板印象，而在學運成員與新政團的競爭下，讓民進黨在對中政策的論述或作法上調整的空間都受到限制。根據前立委林濁水的分析，包括公民組合在內的學運活躍人士，在台獨、台灣主體性、生態保育、永續發展等價值理念上趨近，若在部分地區推出明星級區域候選人，當選機率會比台聯高，也會衝擊到民進黨的候選人。不過，若是採取比民進黨更為激進的路線，其效應如何目前難以預判。

在學運之後，包括幾位核心成員以及參與者，能否將這股動能延續下去，轉化成為更具體的行動或政治參與，仍有待觀察，畢竟從社會運動到實際參與政治，需要的主客觀條件有很大的差異。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接受媒體曾提到，民進黨的下一步就是「公民路線」，與公民社會共同形塑國家的政治議程，用政黨的力量來將大家的想法與主張轉化為政治議題、進而形成政策。

未來，民進黨的「公民路線」能否有效整合公民社會的力量？抑或者是公民社會有效集結了學運的力量、並基於對兩大黨的反感而構成強有力的挑戰？無論如何，就兩岸關係的層次，一定要善用這股力量，以民主作為後盾，才能凝聚最強大的戰力。

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